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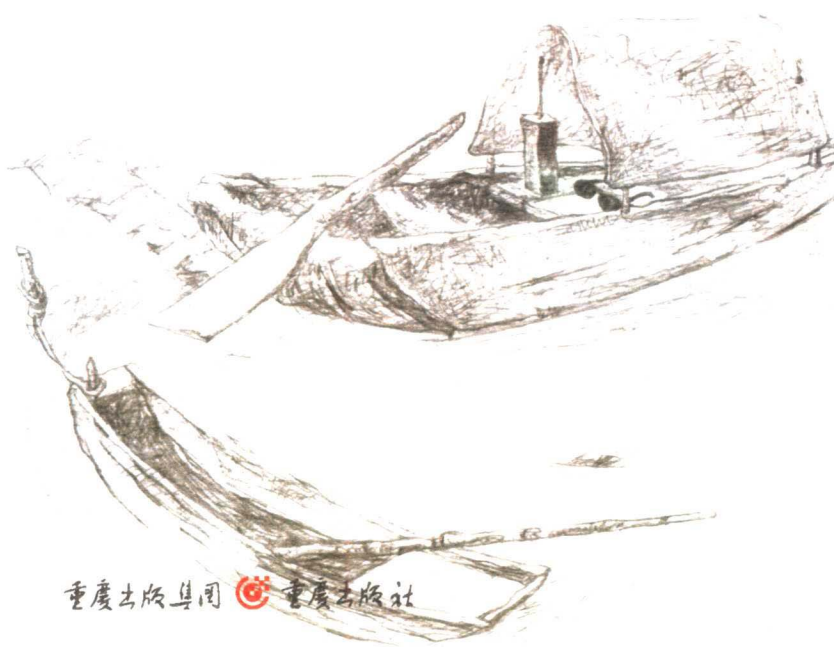
天眼

t i a n y a n

○ 贺享雍 著

深度揭示当代中国「三农」问题
贺享雍长篇小说系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天眼



○ 贺享雍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眼 / 贺享雍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5366-8105-4

I. 天... II. 贺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1266号

天 眼

TIANYAN

贺享雍 著
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陈 慧 罗玉平

责任编辑: 陈 慧 朱子文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刘向东

技术设计: 日日新文化

 重庆出版社 出版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龙跃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成品尺寸: 165mm×250mm 印张: 23.75 字数: 423 千
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2 000

定价: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著名乡土作家：贺享雍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

1

一推开房门，透亮透亮的月光就随着侯大才，贼一样窜进屋里。女人已经睡了，透亮透亮的月光就水银似的，闪在床前的地上，闪在帐子上，也闪在贾桂芬那裸出被子的大腿上。

那大腿就显得非常细腻和生动。

侯大才把门一关，那细腻和生动就不见了。

侯大才就去打开窗户。

透亮透亮的月光又贼一样溜了进来，同样闪在床前的地上，闪在帐子上，也闪在女人那裸出被子的大腿上。

女人的大腿和隐在黑暗中的身子，就被月光剪辑成了一尊黑白分明的雕塑。

属猴的侯大才一见，猴劲便不由自主地窜了上来。

侯大才挨着女人坐下了，图谋不轨地把手落在了女人贾桂芬的大腿根儿上，手指轻轻地动作起来。

女人醒了，把侯大才的手不客气地拿了下来，睡意朦胧地说：现在才回来？

又把身子往里面挪了挪，说：累了一天，睡吧！

侯大才猴急地缩进被窝里，可手还是没离开女人的大腿根儿，女人怕痒，就打了一下男人的手，说：老都老了，摸啥？讨厌！

侯大才涎着脸皮说：就摸这儿！

又说：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不晓得你们女人的胸儿，长得不一样！

他说得很有些自艾自怨。

女人说：都是两团肉，有啥不一样的？

侯大才说：真的，真的，不信我给你讲讲！

老婆没吭声，侯大才就说：世界上的女人有长得一样的么？女人不一样，胸儿也自然不一样了。有的是葡萄形，有的是苹果形，有的是猕猴桃形，有的是口袋形，还有的是坦克形……

侯大才还没说完，女人忽地揪住了他的耳朵，拧了一下说：好哇，你老实交代，到哪里看到这么多女人的胸儿的？是不是去找小姐了，啊？

侯大才急忙揉了一下耳朵，说：我哪里敢去找小姐嘛！你以为我是那些有钱人？我虽然只是个收旧报纸旧书的，但比有钱人干净！跟你说，是书上说的！

说着，侯大才果然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来，打开，递到了老婆面前，说：你看，书上不但这样说的，还画了画儿呢！

贾桂芬瞥了一眼，果然见那书页上，印着一个个呼之欲出、鲜活生动的女人胸儿，展览似的，透出无限春光。

贾桂芬于是说：现在的人真不要脸，把这些东西都印在书上。

又马上说：你硬是越老越不像话了，花钱去买这些下流东西？

侯大才说：哪里是买的，是我今天收旧报纸收到的。

又说：这叫科学，看了这样的书，就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你信不信？

侯大才说这话时，手又进一步朝女人大腿上面偷偷移去。

女人现在果然有些“质量”了，没把侯大才的手再拿下来，却说：正做不做，豆腐拌醋，老都老了，还质量质量，也不怕别人听了说你不正经？

侯大才说：老了就没有质量了？人家说，二十岁的男人是次品，三十岁的男人是合格品，四十岁的男人是正品，五十岁的男人是极品。我才五十多，还是极品呢！

女人说：我不想和你嬉皮笑脸，我和你说点正经的。

侯大才说：那就说吧！

女人说：说归说，笑归笑，我这胸儿底下，好像长了一颗疔子，痒痒的，怪不舒服。

侯大才一听，急忙说：你莫吓我哟！那地方长疮，可不是好玩的！

女人说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反正有点痒。

侯大才说：你把衣服脱了，让我瞧瞧。

女人果然把衣服脱了。

女人的胸就呈现在了侯大才眼前。

女人的胸儿是侯大才说的“口袋形”，蓬蓬松松地往下吊着，一点没有了美感。但那两只乳头却还不知疲倦似的挺着。

侯大才把女人移了移，让透亮透亮的月光闪在女人的胸儿上，那胸儿顿时就白了、嫩了和鲜活了起来。

侯大才多年没注意过女人的胸儿了，现在一见，就突然产生一种惋惜和怀念的情绪，同时又增加了几分亢奋。他托住它们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，像把玩一

件珍宝，又像要从“口袋”中找出什么一样。

女人急了，说：你干什么呀？

侯大才说：我不正在检查吗！

女人说：长没长疮，你都看不见？

侯大才说：明疮是没长，但暗疮有没有，我可还得再仔细检查一遍！

女人自然明白侯大才的心思，说：你再怎么检查，它也不会和原来一样了。

侯大才听了这话，忽然低下头，一口叼住女人的乳头，狠狠地吮了起来。一边吮一边说：我就是要和原来一个样呢！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女人终于动心了。

女人没像过去那样喊疼。

侯大才进得也很顺利。

侯大才想，狗日的，这半天女人的胸儿没有白说，果然提高了生活质量。

完事后，贾桂芬才对侯大才说：今天倪支书又来过了！

侯大才说：你不说大家都知道，他肯定又是为“小康房”来的。

女人说：就是！倪支书说了，在这个月月底前，不动工“小康房”的，以后再动就没有补助款了。说是阳乡长在大会上讲的！

侯大才喷出了一口痰，说：你不要相信那些，洋花椒麻外国人！他不补助钱，我就不搬呀！

女人马上说：倪支书也说了，不搬不得行，到时候乡上把推土机开来，将房子推倒就是！

女人又说：倪支书说，阳乡长在大会上讲了，谁不小康，就强迫他小康！谁不小康，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，就对谁不客气。

侯大才突然笑了起来，说：那好，我们就让他强迫一次吧！

又说：这样的好事，到哪里去找？

女人急了，说：你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，跟我说说呀！

侯大才就抓住了女人的一只手，说：你放心，我保证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住到公路边的小洋楼里了！

女人听了这话，急忙翻过身来，眼睛落到侯大才脸上，说：真的呀？

侯大才伸出手，在女人脸上抚摸了一阵，才说：你跟着我，受苦了！

女人说：有你这句话，我就不觉得苦了。

侯大才说：你知道我一天起早睡晚、辛辛苦苦为的什么？不就是想有朝一日，也像别人那样盖幢小洋楼吗？

女人立即问：这么说，你同意到公路边盖“小康房”了哟？

侯大才说：我又不是傻瓜，会不同意？

女人说：那、那你为什么还要拖……

侯大才说：这你就不用管，哑巴吃汤圆，我心里有数，你等着去“小康”就



行了!

女人听了这话,伸出一只手,搭在了侯大才身上,很陶醉似的笑了一下,说我“小康”了,你不也“小康”了!

侯大才捏住了女人的手,说:不但我们“小康”了,儿子也“小康”了,我们都“小康”了!

女人说:那是。

说到这里,侯大才又不怀好意地在女人的手上捏了一下,掉过头去,对女人说:我跟你讲,既然“小康”了,我们的生活质量也要提高,到时候,你可别又让我说一大筐好话,才让我上哟?

女人用力抽出了自己的手,说:你看,说到说到又不正经了,是不是?

然后一边往被窝里缩,一边又有些委屈地说:我只要不痛,什么时候没让你上,啊?你可不能不要良心,又占便宜又说冤枉话!

侯大才以为女人生气了,急忙说:唉哟,成小气娘娘了,是不是?和你开个玩笑呢,生什么气嘛?

说着,又去摇了摇贾桂芬。

女人这才翻过身来,说:谁生气了?睡觉吧,瞌睡来了!

又说:倪支书说了,明天上午他还要来,叫你在家里等着他。

侯大才说:脚在他身上,他愿来就来吧!

说着,侯大才也缩进被窝里了。

2

第二天刚吃过早饭,倪支书果然来了,身后还跟着民兵连长田大壮和村文书朱小乐。

倪支书一见侯大才,就连珠炮地说了起来:好你个侯大才!托改革开放的福,发了财,就不支持政府了,不拥护改革开放了,是不是?

侯大才说:支书这帽儿也大了点吧,我怎么不支持政府,不拥护改革开放了呢?

倪支书说:你支持,你拥护,可政府提出“小康庭院”建设工程,你怎么还冷水烫猪,不来气呢?

侯大才说:原来是为这事呀?支书可是冤枉我了!我跟你讲,我是一百个拥护建“小康”房呢!

倪支书说:你别尽给我拣好的说了,你拥护,别人都已经动起来了,可你为什么还蚊子滚岩,没有响动?

侯大才笑了笑说:你们就不知道了,我这是在教你们弹钢琴。



倪支书说：废话！

侯大才说：毛主席说，当领导要学会弹钢琴。怎么弹钢琴？就是十个指拇都要动，但也不是乱动，得分清轻重缓急。这建“小康”房，有的人同意，有的人反对，有的人一时想不通，我让你们先去把那部分人的工作做了。至于我嘛，反正是拥护的，用不着你们做工作，所以放到后面，知道了吗？

倪支书说：狗日的侯大才，明明是在观望等待，还说是为了我们。好嘛，就权当是你说的那样，在教我们弹钢琴。重的、急的我们都弹了，今天就弹到你这里来了！你说不用我们做工作，那好，你现在就跟我们去划线、打桩，马上动起来！

侯大才听到这里，故意皱了一下眉，显出了几分作难的样子。倪支书当然捕捉到了侯大才这瞬间表情，马上就问：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

侯大才急忙赔上笑脸，说：看支书说的，我哪里不愿意？不过这事……哎，你们拢来一点，行不行？

倪支书三个人都以为侯大才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，就把头一齐凑了过去，看着侯大才。

侯大才也果然收敛了刚才和倪支书说趣话的面孔，换上了一副正经的，并有些严肃的表情，看了看三个人，然后把目光落在了倪支书脸上，说：支书，这“小康”房我肯定要建，并且一定按照你们的要求，把它建在公路边上。不过，我不想和别人建在一起，我单独建在一个地方，行不行？

侯大才的话音一落，倪支书像是从嘴里嘏出两颗子弹，斩钉截铁地说：不行！

侯大才忙问：为什么？

这时，民兵连长田大壮接话了，说：开会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建“小康”房是乡上按县上的要求，统一规划的，要集中建在一个地方，不是你想建到哪里，就能建到哪里的，不然，怎么能叫作“小康庭院建设示范村”呢，不建在一起，又怎么能起到示范作用呢？

倪支书问：听见了吧？

朱文书见田连长插话得到了支书肯定，这时也忍不住地补了一句：再说，也是为了节约土地。

倪支书又点了一下头，说：对！

没想到侯大才马上说：可我不会占地！

倪支书等人听了，立即表示出了怀疑的神色，看着侯大才，然后倪支书才说吃锅巴放糊屁，不占地，房子修在空中呀？

侯大才急忙说：不占耕地！

倪支书、田连长、朱文书还是不肯相信的样子，田连长问：不占耕地，那你说，打算到哪里修？

侯大才说：有个地方，也在公路边上。

倪支书有些不耐烦了，说：是哪里，你就明屎说！

侯大才又看了他们一眼，这才说出三个字：碑垭口！

三个人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，像打量怪物似的看着侯大才。半天，倪支书才指着侯大才，一字一句地说：侯大才，我跟你明说了，建“小康村”可是我们响应县上的号召，做出的重大决策，你要敢逗我们玩，我放过了你，阳乡长、丁县长也不会放过你！

侯大才急忙说：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就是再借我一个胆子，我也不敢逗领导玩嘛！

田连长忙问：那你看中了碑垭口什么？

侯大才说：不就是那块空地吗？我为国家节约土地呢！

朱文书说：是不是那块县上过去开公判大会后，把犯人拉来枪毙的乱石头坪坪？

侯大才说：对！

朱文书说：那里前前后后，枪毙了几十个犯人，你难道不怕鬼？

侯大才说：朱文书是党员，又是干部，怎么还迷信呢？这世界上哪儿有鬼了？再说，即使有鬼，我又怕他什么呢？不是有句话，叫做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是不是？

说完，侯大才就看着倪支书。

倪支书想了一会，坐直了身子，问侯大才：你真的愿意到碑垭口建房？

侯大才毫不含糊地说：没半句假话，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和你们立字据！

倪支书说：是按乡政府的要求，建“小康”房？

侯大才说：我还能建什么房！

倪支书站了起来，说：好嘛！要说在碑垭口建房，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能为村上节约土地，我们为什么不同意？

说到这里，倪支书又迟疑了一下，才接着说：不过嘛，你也知道，这“小康示范村”是乡上按县上的要求，统一规划的，我们也不能擅自做主，得请示阳乡长，是不是？

倪支书看了一下随自己来的两位下属。

田连长和朱文书立即点头说：那是，那是，得请示。

于是倪支书又转头对侯大才说：那这样吧，我们村委会原则同意你在碑垭口建房，我们马上去请示阳乡长，如果阳乡长同意了，我们明天就带人来给你规划！

侯大才急忙感激地说：那好，那好，你们到阳乡长那儿说准了，我请客！

倪支书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：谁不知道你侯大才是个畜皮，一毛不拔，还请客？请我们喝凉水吗？

侯大才一边送客，一边说：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只要我能在碑垭口建房，我请你们吃九大碗。

倪支书说：你们两个都听到的，到时候侯大才不兑现，我们就骂他个畜皮，要不要得？

田连长和朱文书当然说要得。

就走到了院子里，倪支书忽然想起什么，站住了，回头对侯大才说：哎，侯大才，你他妈又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，给一本我看看！

侯大才说：哦，倪支书到我这儿借书来了，我这儿开图书馆了！

倪支书说：谁都知道你会变废为宝，从收来的废书废报纸中，淘了一些有用的书，没事就像大学问家似的捧起来读，我不向你借向谁借！

田连长说：什么借哟，反正收废品收来的，也没花几个钱，有好看的，就给倪支书拿两本吧！

侯大才就想起了昨天收来的那本介绍女人胸部的书，于是就对倪支书说：对了，我昨天就从废书中淘回一本，保证你们要看得绿眉痴眼的。

倪支书说：总不是黄色书刊吧？

侯大才说：和那个也差不多。

三个人一下来兴趣了，就直催侯大才说：那快拿来看看，拿来看看！

侯大才就说：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去拿。

说着，侯大才果然就跑进屋去了。可是，当他刚去枕头底下抽那本书时，却被正在屋里收拾衣服的贾桂芬看见了，女人一把抢过书，往尿桶里一扔，说：你还要脸不要脸？晚上自己看看也就是了，还到处给人看，你那X脸好意思？

侯大才听了女人的话，又见那书已被尿泡湿了，只好空着手走出来，对倪支书三个人说：不行了，不行了！

倪支书等人忙问：怎么了？

侯大才说：我们家里出了一个“扫黄打非”的女英雄，都顶得上公安部长了，把那本书给扔在尿桶里了。

三个人就显得很失望的样子，说：狗日的侯大才，莫不是逗我们的吧？

侯大才说：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！

倪支书说：没有就算了，不过，下次有了啥好看的书，可要给我们留着！

倪支书说完，三个人才离开了侯大才家。

3

侯大才看天气还早，就对贾桂芬说，还去城里收一趟废报纸。女人说：都这个时候了，早不早晚不晚的，还出去做什么嘛！



侯大才说：你知道什么？没病没灾的，出去好歹能找几个钱，不出去就是一分也没有，还要坐吃山空！

女人说：好，好，你出去，我是好心没好报，好泥巴打不到好灶了！

女人不再劝侯大才了，侯大才就挑了竹筐，往城里去了。

侯大才已经收了近二十年的废书废报了，县城里机关单位，他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那些单位里的人，也都认识了他，知道他姓侯，早先他年轻的时候，把他叫做“侯大汉”，现在老了，那些单位的人很文明，就把他叫做了“侯老头”。当然，那些人知道他叫侯老头，可侯大才不知道那些人叫什么。因为侯大才很守本分，收报纸就收报纸，从不过问人家公家人的事，也不问人家叫什么，是干什么的。这就有点像丁县长，下面连学生娃都知道他，而他却不能叫出下属的名字那样。

侯大才走进县城的时候，那些机关单位就要下班了。他站在十字街口，把那些单位一家一家在脑海里过了一遍，最后锁定了县政府大院。因为他记得，已经有二十来天没去光顾过政府大院那些单位了，今天去肯定有收获。

果然，侯大才刚走进政府大院，还在抬头张望，思量着先到哪家单位，忽然从三楼一个窗口，伸出一只脑袋对他喊了起来：喂，侯老头，快上来！

侯大才一听，如同发现了金元宝，等着他去取，急忙两手稳住竹筐，朝楼上跑去。

到了那儿，侯大才一看，原来是人家正在换办公室。那间换出来的办公室里，一边角落是一堆作废的旧报纸，一边角落是一大堆换铁门时留下的垃圾。

那人见了侯大才，就对他说：你先把这堆垃圾给我挑出去了，再回来收这旧报纸，要不然，这旧报纸就不卖给你，我另外找人去。

侯大才听了，急忙说：哎，我挑，我挑，这有什么嘛，不就是出点力气吗？

那人说：快挑吧，我们可要下班了！

侯大才就放下竹筐，对那人说：有没有铁锹？

那人说：机关单位，谁准备铁锹呀，你就用手捧不就行了！

侯大才说：是，是，我用手捧。

说着，侯大才就动起手来，把那些砖块石灰水泥渣子，一捧一捧捧进竹筐里，然后挑到河边垃圾场倒了。

侯大才挑了三趟，把那堆垃圾消灭了，最后一趟时，还把屋子给扫得干干净净。

侯大才把那堆旧报纸往竹筐里装时，看见旧报纸旁边，还有两捆捆得很整齐的书籍，还没打开过。侯大才想问问那人，这书是不是也不要了，可那人却出去了。侯大才就想，管它呢，我只装作不知道不就行了！

侯大才这样一想，就把那两捆书，拿过来放到筐子底下，再把那些旧报纸盖在上面。



侯大才刚把报纸装完，那人回来了，问：装完了？

侯大才笑着点头回答：完了。

那人说：你称一称吧，有多重？

侯大才于是就拿起地下的秤来。

侯大才这秤很奇怪，是他特制的，筐里这东西，他可以称出五十斤，也可以称出只有五斤。好在公家的人，从来也不会不在乎这点旧报纸的。侯大才只轻轻将筐子提了一下，就对那人报数字说：二十斤。

那人说：这样大一挑，才二十斤呀？

侯大才说：真的只有二十斤。

又说：看起这样大一挑，旧报纸压什么秤嘛！

那人说：好了，好了，我们要急着下班，没时间和你磨嘴皮子，你到隔壁财务室去缴十块钱吧！

侯大才听了，马上叫了起来：十块呀，领导你搞错没有哦？

那人说：十块多了，你说多少钱嘛？

侯大才就涎着脸，对那人笑着说：算了，领导，给五块钱，我刚才给你们挑了三趟垃圾，就当脚步钱嘛！

那人很干脆地说：五块就五块，去交钱！

于是侯大才马上乐颠颠地跑到隔壁去交钱。

隔壁收款的女人问他：多少钱？

侯大才说：五元。

女人马上不屑地说：五元？五元我也给你开一张收款单据呀？

侯大才说：我也不报账，不需要单据。女人说：不要单据就更不行了！我们这儿是国家单位，一分一厘都是国家的，不开单据我不成贪污犯了！

侯大才说：那怎么办？

女人想了一想，说：算了，五块钱，我懒得给你开发票呢，你走吧！

侯大才听了这话，心里更是乐开了花，出来挑起竹筐，就往楼下跑去了。那样子，好像害怕人家改变主意，会追了出来似的。

侯大才一口气跑到街上，见没有人追出来，一颗心才算落了地。他站了半刻，一边往河边走，一边在心里说：狗日的些，怪不得国家穷，看他们那副大脚大手、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国家的东西，今天在他们手里流一点，明天在他们手里又流一点，就是一座金山，有一天也会流干净嘛！

想到这里，侯大才又马上为自己的想法笑了。他在心里说：狗日的，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要不是这些国家人大方，国家那金山会落一砣到你侯大才的口袋里呀？你侯大才又算什么东西？

这样想着，侯大才就到了河边的渡口前面。

侯大才要把筐里的旧报纸挑到河对面的“鸿发”废品收购站去卖。

河这面也有一家废品收购站，但这家收购站的收购价，每斤要比河对面那家，少几分钱。别小看了几分钱，侯大才这二十年，少说也卖了几十吨废书旧报，加起来，可也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了。

已是中午时候了，过河的人很少，渡船停在对岸，估计一时半会也过来不了。侯大才不急，就把筐子放下来。这时，他想起了筐子底下两捆还没打开过的书。他不知是些什么书，就想打开看看。这也是侯大才多年养成的习惯了，他喜欢从别人不要的旧书中，找出有价值的书，闲下来了自己就看。用倪支书今上午的话说，是变废为宝。二十年来，侯大才果然从那些旧书中，吸了很多宝在自己的肚子里。这宝，种类很多，有糟粕也有精华。如建筑、医学、养猪、种花、算命……当然还包括像女人乳房一类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侯大才懂得很多，常常为村里人排忧解难，其知名度和倪支书不相上下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因此，侯大才感到很骄傲、很自豪。侯大才在骄傲、自豪时，就把这种成功归结于自己爱学习的缘故。侯大才想，三天不学习，赶不上刘少奇，他侯大才天天学习，应该超过刘少奇了。而给他创造这种学习条件的，就是眼前的这份职业。这职业既给侯大才带来了物质财富，也给他创造了精神财富，真可谓两个文明都丰收了。因此，侯大才离不开收废书旧报纸这个职业。侯大才想，要是哪一天他没有废书旧报纸收了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。

侯大才把那些旧报纸倒出来，从筐子里提出那两捆书，解开绳子一看，才发觉不是别的书，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学习资料。书印得很漂亮，纸张也很好，但可能放的时间有些长了，那纸也就有些脆了，还有点黄了。侯大才知道这些书没多大用处，书印出来的目的，就是等着重新回到造纸厂，变成纸再印别的书。

侯大才就有些失望了，连捆也懒得捆它们了，就把它们胡乱地和旧报纸裹在一起，塞进竹筐里。

船就过来了，等在渡口前的人，就一齐走了上去。

侯大才也挑着担子上去了。

侯大才上去一看，驾船的换成了一个年轻人。侯大才把担子放下后，就对那个年轻人问：唐老板怎么没来呢？

年轻人看了他一眼，没回答。

侯大才又问了一遍，年轻人还是没答，侯大才也就没心思问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就要开船了，那个年轻人开始收船钱。收到侯大才面前的时候，侯大才掏出了四毛钱递过去。

年轻人看了看，说：八角钱！

侯大才急忙问：怎么八毛呢，不是一个人四毛钱吗？

那人说：人四毛，担子四毛。

侯大才叫了起来：担子也要收钱呀？

那人说：担子不收钱，你担子放在哪里的？

侯大才说：我过了二十多年的河，唐老头从来没有收过我的担子钱！

那人说：唐老头是唐老头，我是我！唐老头把船卖给我了，我就要按我的办法收钱！

侯大才说：这不合理！

那人说：哪里不合理了？你自己看看，你这两只筐子占的地方，才抵一个人？

侯大才听了这话，“呼”地一下把担子挑在了肩上，气呼呼地说：你说我这担子占了你的地方，我挑在肩上不就行了！

又说：我挑在肩上了，就和别人一样了，就两只脚在你船上了，你还想多收我四毛钱？

看着侯大才脸红筋涨的样子，一船人都笑了。

年轻人大概没想到侯大才会有这样的举动，先也是笑了一下，就马上有些尴尬起来。但他很快就有了主意，走到船头坐了下来，把双手往怀里一抱说：你喜欢挑就挑着吧！我就不忙开船了，我不信，你能从今天挑到明天！

又说：反正你只要把担子放到船上，我就要收你船钱！

侯大才从鼻孔里笑了一声，没答年轻人的话，却张开了双腿，站成了八字步，又将担子往肩上移了移。

侯大才虽然没说话，但这动作也十分明白，是一种长期作战的准备。

这时，船上其他乘客不耐烦了，就纷纷嚷了起来：

先是对侯大才：算了，算了，老头，为四角钱受罪，何必呢？

侯大才还是不答话，一副稳如泰山、坚如磐石的样子。

众人见没法说动侯大才，就又冲驾船的年轻人提抗议：你也算了，年轻人，不就四角钱吗，你多开一趟船，好多个四角都找回来了！

又说：何必跟人家一个收破烂的老头较劲嘛！

又说：你要耽搁了我们的事，我们可要找你赔损失的！

年轻人终于妥协了，过来冲侯大才愤愤地说了一句：畜皮，硬是畜皮，我还没有看到过你这样的畜皮！

侯大才还是一字不吭，一副口水吐到脸上，揩都懒得揩的神情。

船就开了，这时有人就对侯大才说：老头，你把担子放下来嘛，人家不收你钱了！

侯大才这时说话了，他把头一昂，脖子一梗说：不放！

又说：这点时间，看会不会把我压死。

劝的人听了，就不再劝了。

开船的年轻人听了侯大才的话，就说：我知道，你今天那担子不重，你可以挑到肩上过河，哪天你那担子如果有一百斤，两百斤，也挑到肩上过河？



侯大才说：你走着瞧！

侯大才正是冲这一点来的。他想，他今天要是给了四毛钱，就等于以后每次过河，都要给四毛钱，他今天赢得了胜利，就等于终生取得了胜利。所以，尽管他现在肩膀已经有些麻了，腿也有些酸了，但他无论如何，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

就到了对岸码头，那小伙子果然服输了，过来拍了拍侯大才的肩膀，笑嘻嘻地说：老头，我算服你了！

侯大才颇为自豪，一边下船，一边在心里说：你不服行吗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侯大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吗？

4

回到家里，贾桂芬对侯大才说：朱文书下午来过了，说阳乡长同意你在碑垭口建房，明天上午，乡上和村上就要来人划线。

侯大才似乎不敢相信地看着女人，问：真的，他们真的同意了？

女人说：一堆臭狗屎，你还当一块金元宝，你是不是被鬼迷了心窍？

侯大才说：哪个鬼敢来迷我侯大才？

女人说：那就是老疯癫了！

侯大才说：我才不疯呢！

贾桂芬的脸就变了，没好气地说：别人都把房子从高处往平阳大坝搬，你却从平阳大坝往高处搬，还是一个挺垭口，你究竟看上了那里什么好处？

侯大才说：我就是图那里地势高，是个挺垭口。

贾桂芬说：一个枪毙犯人的地方，人毛都莫得一个。

侯大才说：我们去就是人了！

贾桂芬自然是说不过侯大才的，就拿出杀手锏，开始耍横，说：要去你去，我反正是不去的，你不怕鬼，我还怕那些挨枪子的死鬼呢！

侯大才一下恼了，像一些听不得不同意见的领导一样，拿出了当家长的权威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吼了起来：你不去算了，你不去硬要你去？

吼完，又骂道：蠢婆娘，尿筋不懂，挑担屎桶！

贾桂芬就下软蛋了，说：是，我蠢，我尿筋不懂，就你懂，你聪明，我不说什么了，行了吧？

侯大才见女人那样子，也就有些愧疚了，因为他想起要提高生活质量，还离不开面前的这个老女人。再说，老夫老妻了，有事也该和她商量才对。于是就压低了声音，对贾桂芬说：我想在碑垭口那里建房，已经不是一两年的事了。我跟你讲，那确实是一块好地方，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好在哪里，如果传出去了，全村的人都去争那块地！